

文章正宗

二十



文章正宗卷第十八

叙事

叙趙武靈王立少子何世家

趙武靈王遊大陵他日王夢見魘女鼓瑟而歌詩曰  
美人熒熒兮顏若若之榮命乎命乎曾無我羸異日  
王飲酒樂數言所夢相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  
內其女娃羸孟姚也孟姚甚有寵於王是為惠后二  
十七年五月戊申大朝於東宮傳國立王子何以為  
王王廟見禮畢出臨朝大夫悉為臣肥義為相國并  
傳王是為惠文王惠文王惠后吳娃子也武靈王自

卷十八

頁一

號為主父主父欲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士大夫  
西北略胡地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於是詐自  
為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  
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  
也秦人大驚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觀秦  
王之為人也惠文王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過  
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三年城中山遷其王於膚  
施起靈壽北地方從代道大通還歸行賞大赦置酒  
酺五日封長子章為代安陽君章素性心不服其弟  
所立主父又使田不禮相章也李兌謂肥義曰公子



章彊壯而志驕黨衆而欲大殆有私乎田不禮之爲  
人也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謀陰賊起一出身徼  
幸夫小人有欲輕慮淺謀徒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同  
類相推俱入禍門以吾觀之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勢  
大亂之所始禍之所集也子必先患仁者愛萬物而  
智者備禍於未形不仁不智何以爲國子奚不聽  
毋出傳政於公子成毋爲怨府毋爲禍梯肥義曰不  
可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毋變而度毋異而慮堅  
守一心以歿而甘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豈不禮之  
難而忘吾籍變孰大焉進受嚴命退而不全負孰甚

史記

卷之二十一

焉變負之臣不容於刑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  
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且夫貞臣也  
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則有賜而忠我  
矣雖然吾有語在前者也終不敢失李兌曰諾子勉  
之矣吾見子已今年耳涕泣而出李兌數見公子成  
以備田不禮之事異日肥義謂信期曰公子與田不  
禮甚可憂也其於義也聲善而實惡此爲人也不子  
不臣吾聞之也姦臣在朝  
臣在中王之  
蠹也此人貪而欲大內得主而外爲矯今爲慢以  
置一旦之命不難爲也禍且逮國今吾憂之夜而忘

寐飢而忘食盜賊出入不可不備自今以來若有君  
主者必見吾面我將先以身當之無故而王乃入信  
期曰善哉吾得聞此也四年朝羣臣安陽君亦來朝  
主父令王聽朝而自從旁觀窺群臣宗室之禮見其  
長子章儻然也及此而為臣請於其弟心憐之於是  
乃欲分趙而王章於其弟未決而輟主父及王游沙  
丘異宮公子章即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  
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高信即與王戰公子成與李  
兌自國至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  
禮滅其黨賊而定王室公子成為相號安平君李兌

為司寇公子章之敗往走主父主父聞之成兌圍圍  
主父宮公子章死公子成李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  
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令宮中人後出者夷  
宮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令探爵穀而食  
之三月餘而餓死沙丘宮主父定死乃以喪赴諸侯  
是時王少成兌專政畏誅故圍主父主父初以長子  
章為太子後得吳娃為妾為不出者數歲生子何乃  
廢太子章而立何乃為太子吳娃死愛何乃故太子欲兩  
王之猶豫未決故亂起以至父子俱死為天下笑豈  
不痛乎

叙公子無忌救趙 列傳

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為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遣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三日吾攻趙日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為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為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為能急人之困今邯鄲日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

六三九力十小个

文一八

君甫

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辨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虎口

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  
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拜拜因問侯生乃屏  
人閒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置王卧内而如姬最  
幸出入卧内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為人人所殺如姬  
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仇莫能得如姬為  
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為  
公子死無所辭願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  
如姬必許請則得兵符奪兵符則軍北救趙而西却秦  
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  
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

四十五介

卷之十八

五

耳

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  
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  
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  
死耶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嚙宿將往恐不聽必當  
殺之是臣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  
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  
謝者以為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致命之秋  
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  
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刎以送  
公子公子遂行至邲矯魏王命代晉鄙晉鄙合符疑

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  
重任今軍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  
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討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  
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刀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  
弟歸者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  
邯鄲存趙

叙毛遂定從 列傳

是時齊有孟嘗君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  
士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  
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

三十七十五

二十八

六

序

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  
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士亦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  
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兩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  
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  
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  
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虜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  
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虜世也譬若錐  
之虜囊中其末立見矣先生虜勝之門下三年於此  
矣左右未有所稱誦 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  
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虜囊中耳使



遂蚤得虜囊中乃頽脫而出非特其末具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為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為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

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強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為秦非為趙也王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

王當歎血而定從次者吾其次者也遂定從於毀上  
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歎此  
血於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  
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  
千人寡者百數自臣為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  
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  
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  
遂以為上客

叙范雎見秦王 列傳

范雎上書秦昭王大說使以傳車召范雎於是范雎

乃得見於離宮佯為不知求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官  
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繆為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大  
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官者爭言  
遂延迎謝曰寡人何以身受命又矣會義渠之事急  
寡人旦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  
竊聞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  
之見者羣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  
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  
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  
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

人邪范曄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  
身為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踈也已說而立  
為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  
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疏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  
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繫獄之  
臣也交踈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與人骨肉  
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  
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異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  
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  
之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亡不足以為臣憂漆身為厲

被髮為狂不足以為臣耻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  
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  
而死成荆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  
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  
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胥棄囊載而出昭關夜行  
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膝行蒲伏搗首肉袒鼓  
腹吹篪乞食於吳市卒與吳王遇伯使臣得盡  
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使見是臣之說行  
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為厲被髮為狂無益於  
主假使臣得同於箕子可以有補於秦是臣之

大榮也臣有何耻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  
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且  
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  
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大者宗廟城覆  
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且若夫窮辱之事死亡  
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  
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辟遠寡人愚不肖先生  
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恩先生而存先王之宗  
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  
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

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  
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為固北有甘泉谷  
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  
則山一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闘而  
勇於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  
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  
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  
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秦謀不忠而大  
王之計亦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  
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乃先言

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  
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  
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  
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踈矣且昔齊滑  
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  
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  
弊君臣之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  
咎其王曰誰爲此計者乎主曰文子爲之大臣作亂  
文子出走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  
此所謂借賊兵而齊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

文二十八

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  
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  
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  
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  
下樞以威楚趙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皆附  
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詞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  
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  
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臣卑詞重幣以事之  
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  
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爲客卿謀兵事

叙荆軻刺秦王 列傳

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荆軻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爲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云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爲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云歸歸而求

爲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穀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柰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云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爲寒心又况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

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爲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其後廼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湏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故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燼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鷓鴣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

田光先生其爲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進迎却行爲導跪而蔽席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驚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云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

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樓行見荆卿曰  
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  
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  
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  
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爲行不  
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  
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  
也欲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  
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荆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  
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后言

曰丹所以誠田先生母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  
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  
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  
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  
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  
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  
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  
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  
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  
之私計愚以爲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關以重利秦



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  
地若曹沫之與齊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  
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  
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  
命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爲  
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  
是尊荆卿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大牢具  
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  
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  
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請荆軻曰秦  
兵日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軻曰  
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夫  
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  
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  
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已之私  
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  
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  
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柰何於  
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願計  
不知所出耳荆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

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爲之奈何荆軻曰願  
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  
其袖右手搃其匈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  
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搃腕而進曰此臣  
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  
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旣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  
首函封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  
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焯之以試人血濡縷  
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爲遺荆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  
年十三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爲副荆軻有

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治行頃之未發太  
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有意  
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  
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  
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  
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  
之上旣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爲變徵之  
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爲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  
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忼慨士皆瞋目髮盡  
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十

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  
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  
吏願舉國為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  
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  
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  
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  
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  
圖匣以次進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  
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  
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

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  
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搃之未  
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  
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群  
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  
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  
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而  
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  
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秦王方環柱走立惶急不  
知所為左右乃曰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

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擗秦王不中中銅柱秦  
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其佞  
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  
太子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  
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  
百溢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於是秦王大  
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  
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  
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遣燕王書曰秦所以尤追燕  
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  
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中水燕  
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  
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

叙武帝策三王世家

大司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過聽  
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  
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  
哀矜百姓以自忘屬膳髮采損郎負重子損天能勝  
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  
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

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陛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奏未央宮制曰下御史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丞非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太常臣充大行令臣息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上言大司馬去病上疏曰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志虧膳貶樂損郎負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卹羣臣

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願陛下幸察制曰下御史臣謹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等議古者裂地立國並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職因以宣恩乃道天子卑讓自貶以勞天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臣湯等宜奉義遵職愚僮而不逮事方今盛夏吉時臣青翟臣湯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閔臣旦臣胥爲諸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制曰蓋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或子男附庸禮支子不祭云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朕無聞

焉且天子爲君生民也朕之不德海內未治乃以未  
教成者強君連城卽股肱何勸其更議以列侯家之  
三月丙子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  
死言臣謹與列侯臣嬰齊中二千石臣賀諫大夫博  
士臣安等議曰伏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奉承天子  
康叔以祖考顯而伯禽以周公立咸爲建國諸侯以  
相傳爲輔百官奉憲各遵其職而國統備矣竊以爲  
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諸侯各以其職奉貢  
祭支子不得奉祭宗祖禮也封建使守藩國帝王所  
以扶德施化陛下奉承天統明聖開緒尊賢顯功興

滅繼絕續蕭文終之後于鄴褒厲羣臣平津侯等昭  
六親之序明天施之屬使諸侯王封君得推私恩分  
子弟戶邑錫號尊建百有餘國而家皇子爲列侯則  
尊卑相踰列位失序不可以垂統於萬世臣請立臣  
閔臣旦臣胥爲諸侯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制曰康  
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  
魯有白牝駢剛之牲群公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  
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四  
月戊寅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  
言臣青翟等與列侯吏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

議昧死奏請立皇子爲諸侯王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駢剛之牲羣公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臣青翟臣湯傅士臣將行等伏聞康叔親屬有十武王繼體周公輔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爲大國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據國於魯蓋爵命之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祿父之難伯禽殄淮夷之亂昔五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皆因時而序尊卑高皇帝撥亂世反諸正昭至德定海內封建諸侯爵位二

留中不下丞相臣青翟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大  
常臣充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言臣青翟等  
前奏大司馬臣去病上疏言皇子未有號位臣謹與  
御史大夫臣湯中二千石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  
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闕等為諸侯王陛下讓文武躬  
自切及皇子未教群臣之議儒者稱其術或諄其心  
陛下固辭弗許家皇子為列侯臣青翟等竊與列侯  
臣壽成等二十七人議皆曰以為尊卑失序高皇帝  
建天下為漢太祖王子孫廣支輔先帝法則弗改所  
以宣至尊也臣請令史官擇吉日具禮儀上御史奏

輿地圖他皆如前故事制曰可四月丙申奏未央宮  
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太常臣充言卜入  
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諸侯王臣昧死奏輿地圖  
請所立國名禮儀別奏臣昧死請制曰立皇子闕為  
齊王旦為燕王胥為廣陵王四月丁酉奏未央宮六  
年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湯下丞相丞相下中  
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諸侯丞相書從事下當用  
者如律令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  
立子闕為齊王曰去右齊王策及燕王廣陵王冊並  
已見前辭命之文  
太史公曰燕齊之事無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



讓群臣守義文辭爛然其可觀也是以附之世家

叙武帝時酷吏

武安侯為丞相徵湯為史時薦言之天子補御史使  
案事治陳皇后蠱獄深竟黨與於是上以為能稍遷  
至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  
之吏已而趙禹遷為中尉徙為少府而張湯為廷尉  
兩人交驩而兄事禹禹為人廉倨為吏以來舍母食  
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  
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  
陰罪湯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人始為小吏乾沒徐廣曰隨

大言六十五卷五十一

文十八

共三

君南

勢沈浮也駟案服虔曰射成敗也如溥曰得利為乾失利為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

翁叔之屬交私徐廣曰姓魚也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

夫已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之是時上方鄉文學湯

決大獄欲傳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

尉史亭疑法李奇曰亭平也奏讞疑事以豫先為上分別其

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決法廷尉挈令揚主之明奏事

即譴湯應謝鄉上意所使必引正監掾史賢者曰固

為臣議如此此責臣臣弗用愚抵於此非常釋聞徐廣曰詔

答問也如今制曰聞矣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為此奏乃正

監掾史其為之其欲薦吏拂人之善蔽人之過如此

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吏深禍者即上意所欲

與監史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即下云羸弱

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財察李奇曰先見上口於是往

往釋湯所言李奇曰湯口所言皆見原湯至於大吏內行脩交

通賓客飲食私故人子弟為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

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忘不專

平然得此聲譽而刻深吏多為爪牙用者依於文學

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

窮根本嚴助及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畫反

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闥爪牙臣乃交私諸侯如此非

誅後不可治於是上可論之其治獄所排大臣自為

功多此類於是湯益尊任遷為御史大夫徐廣曰元狩七年

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

皆仰給縣官縣官空虛於是丞上指請造白金及五

銖錢籠天下菹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鉅家彊并

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

晏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徐廣曰時李蔡天下事皆

決於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

吏並侵漁於是痛繩以罪則自公卿以下至于庶人

咸指湯湯嘗病天子至自視病其隆貴如此

義縱自河內遷為南陽太守聞寧成家居南陽及寧  
至關寧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為禮至郡遂案寧  
氏盡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斬亡南陽  
吏民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為縱爪牙之  
吏任用遷為廷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  
徙縱為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  
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亦二百餘人縱一捕鞠  
曰為死罪解脫漢書音義曰一切皆捕之也律諸曰  
徒私解脫桎梏鉗赭加罪一等為人  
解脫與同罪縱鞠相贈餉者  
二百人為解脫死罪盡殺也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  
其後郡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為治是時趙禹張湯

以深刻為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而縱以鷹  
擊毛摯為治徐廣曰鷙鳥將擊必張羽毛也後會五銖錢白金起民  
為姦京師尤甚乃以縱為右內史王溫舒為中尉溫  
舒至惡其所為不先言縱縱必以氣凌之貶壞其功  
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為小治姦益不勝屈指出  
矣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為務闡本以惡用矣

王溫舒以治獄至廷史車張湯為御史大夫與賊殺  
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任吏十餘人  
以為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以盜賊快其意所  
欲得此人雖有百罪非法即有避因其事吏之

宗以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為道  
不拾遺上聞遷為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  
豪姦之家及往九月而至今郡具私馬五十疋為驛  
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  
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至  
死家盡沒入償賊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論報至  
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疾以為神速盡十二月郡  
中毋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  
郡國追求會者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今冬月益展一  
月足吾事矣其好殺伐行威不愛人如此天子聞之  
以為能遷為中尉其治復放河內徙諸名搢猾吏與  
從事

楊僕以千夫為吏河南守案舉以為能遷為御史使  
督盜賊關東治放尹齊以為敢擊行稍遷至主爵都  
尉列九卿天子以為能南越反拜為樓船將軍有功  
封將梁侯為荀彘所縛居久之病死而溫舒復為中  
尉為人少文居它惛惛不辯至於中尉則心開督盜  
賊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為用為方略  
吏苛察盜賊惡少年投鉅徐廣曰音貝器名也購告  
言效置伯格長徐廣曰一作落古附落字亦以收司

惟驚得階也落皆說惟長也

姦盜賊溫舒爲人調善事有勢者即無勢者視之如  
奴有勢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勢者貴戚必侵辱舞  
文巧詆下戶之猾以焄大豪其治中尉如此姦猾窮  
治大抵盡糜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瓜牙吏虎而冠  
於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勢者爲游聲譽稱  
治治數歲其吏多以權富溫舒擊東越還議有不中  
意者坐小法抵罪免是時天子方欲作通天臺而  
未有人溫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上說拜爲  
少府從爲右內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復  
爲右輔行中尉事如故操歲餘會宛軍發詔徵豪吏

大三百九十卷四十九

文十八

七

溫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溫舒受負騎錢他姦  
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他  
罪而族光祿徐自爲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  
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溫舒死家直累千金後數歲尹  
齊亦以淮陽都尉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所誅滅淮  
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尸亡去歸葬徐廣曰尹  
斂恐怨家欲燒自溫舒等以惡爲治而郡守都尉諸  
之屍亦飛去侯二千石欲爲治者其治大抵盡放溫舒而吏民益  
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白政楚有殺中杜少  
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苑生之屬大率數千

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  
殺二千石爲檄告縣趣具食小羣盜以百數掠鹵鄉  
里者不可勝數也於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  
史督之猶弗能禁也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輔都尉  
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  
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飲食坐連者郡甚  
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  
山川者徃徃而羣居無可柰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羣  
盜起不發覺而弗捕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  
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  
誅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寔多上下相爲匿以  
文辭避法焉

叙武帝通西域

大宛之跡見自張騫張騫漢中人建元中爲郎是時  
天子問匈奴降者且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爲飲  
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  
滅胡聞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  
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胡故奴其父俱出隴  
西經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留之曰月氏在  
吾北漢何以得徃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

餘歲與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中益實騫  
固與其屬亡鄉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宛聞漢  
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曰若欲何之騫曰爲漢  
使月氏而爲匈奴所閉道今亡唯王使人道送我誠  
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爲然  
遣騫爲發道驛抵康居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  
已爲胡所殺立其太子爲王旣臣大夏而居之地肥  
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之心騫從月  
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留歲餘還並南山欲  
從羌中歸復爲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左谷豨王

攻其太子自立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  
漢漢拜騫爲太中大夫堂邑父爲奉使君騫爲人彊  
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父故胡人善射窮獵射  
禽獸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二歲唯二人得還  
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  
國五六具爲天子言之曰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漢正  
西去漢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稻麥有蒲陶酒多善  
馬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有城郭屋室其屬邑大小  
七十餘城衆可數十萬其兵弓矛騎射其北則康居  
西則大月氏西南則大夏東北則烏孫東則扞耆于

寘乎寘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澤  
澤塩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  
國而樓蘭姑師邑有城郭臨塩澤塩澤去長安可五  
千里匈奴右方居塩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羌  
漢道焉 烏孫在大宛東北可二千里行國隨畜  
與匈奴同俗控弦者數萬敢戰故服匈奴及盛取其  
羈屬不肯往朝會焉 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

里行國與月氏大同俗控弦者八九萬人與大宛鄰  
國國小南羈事月氏東羈事匈奴 奄蔡在康居

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餘萬

臨大澤無崖蓋乃北海云 大月氏在大宛西可

二三千居媯水北其南則大夏西則安息北則康  
居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  
萬故時彊輕匈奴及冒頓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  
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始月氏居敦煌祁連  
間及為匈奴所敗乃遠去過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遂  
都媯水北為王庭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羗號

小月氏

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  
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羈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



最為大國臨媯水有市民商賈用車及船行旁國或  
數千里以銀為錢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  
焉畫華旁行以為書記其西則條枝北有奄蔡黎軒  
條枝在安息西數千里臨西海暑濕耕田田稻有大  
鳥卵如甕人衆甚多徃徃有小君長而安息役屬之  
以為外國國善眩安息長老傳聞條枝有弱水西王  
母而未嘗見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媯水南其  
俗土著有城屋與大宛同俗無大王長徃徃城邑置  
小長其兵弱畏戰善賈市及大月氏西徙攻敗之皆  
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餘萬其都曰藍氏城有市  
販賈諸物其東南有身毒國塞焉曰臣在大夏時見邛  
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徃市之  
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大與大  
夏同而卑濕暑熱亦其人民棄象以戰其國臨大水  
焉以塞焉度之大夏去漢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  
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  
使大夏從羗中險羗人惡之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從  
蜀宜徑又無寇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  
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漢財物  
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強可以賂遺設利朝也

且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  
德徧於四海天子欣然以塞言爲然乃令塞因蜀捷  
爲發間使四道並出出駝出舟出徙出叩棘皆各行  
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氐狽服虔曰狽使見閉於夷也南方閉  
騫昆明比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  
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曰滇越而蜀  
賈茲出物者或至焉於是漢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國  
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道不通罷之及張騫言可以  
通大夏乃復事西南夷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  
知水草飭軍得以不乏乃封騫爲博望侯是歲元朔  
六年也其明年騫爲衛尉與李將軍俱出右北平擊  
匈奴匈奴圍李將軍軍軍失亡多而騫後期當斬贖爲  
庶人是歲漢遣驃騎破匈奴西城數萬人至祁連山  
其明年渾邪王率其民降漢而金城河西西並南山  
至塩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侯者到而希矣其後二  
年漢擊走單于於漠北是後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  
騫旣失侯因言曰臣居匈奴中間烏孫王號昆莫昆  
莫之父匈奴西邊小國也匈奴攻殺其父而昆莫生  
棄於野烏曠酋蜚其上狼往乳之單于怪以爲神而  
收長之及壯使將兵數有功單于復以其父之民予

昆莫令長守於西城昆莫收養其民攻旁小邑控弦  
 數萬習攻戰單于死昆莫乃率其衆遠徙中立不肯  
 朝會匈奴匈奴遣奇兵擊不勝以爲神而遠之因羈  
 屬之不大攻今昭午于新困於漢而故渾邪地空無人  
 蠻夷俗貪漢財物今誠以此時而厚幣賂烏孫招以  
 益東居故渾邪之地與漢結昆弟其勢宜聽聽則是  
 斷匈奴右臂也旣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  
 來而爲外臣天子以爲然拜騫爲中郎將將三百人  
 馬各二匹以萬數齊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多持  
 節副使道可使使遣之他旁國騫旣至烏孫烏孫王

昆莫見漢使如單于禮騫大慙知蠻夷貪乃曰天子  
 致賜王不拜則還之賜昆莫起拜其他如故騫諭使指  
 曰烏孫能東居渾邪地則漢遣翁主爲昆莫夫人烏  
 孫國分王老而法漢未知其大小素服屬匈奴日久  
 矣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胡不欲移徙王不能專制  
 騫不得其要領昆莫有十餘子其中子曰大祿強善  
 將衆將衆別居古餘騎大祿兄爲太子太子有子曰  
 太子無令他人代之昆莫哀而許之卒以大祿娶爲太  
 子大祿怒其不得代太子也乃以其諸昆弟將其衆

畔謀攻岑娶及昆莫昆莫老常恐大祿殺岑娶子岑  
 娶萬餘騎別居而昆莫有萬餘騎自備國衆分為三  
 而其大柁取羈屬昆莫亦以此不敢專約於騫  
 騫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  
 于寘杆朶及諸旁國烏孫務遵譯送騫還騫與烏孫  
 遣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  
 還到拜為大行列於九卿歲會卒烏孫使既見漢人  
 衆富厚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漢其後歲餘騫所遣  
 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  
 通於漢矣張騫還漢以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

為質於外國如淳曰質誠信也博望侯有誠信故後  
使稱其意以喻外國李奇曰質信也

外國由此信之自博望侯騫死後匈奴聞漢通烏孫  
 怒欲擊之及漢使烏孫若徐廣曰漢書作及  
若意義亦及也出其南

抵大宛大月氏相屬烏孫乃恐使使獻馬願得尚漢  
 女翁主為昆弟夫于問羣臣議計皆曰必先納聘然

後乃遣女初天子發書易漢書音義曰  
發易書以卜云神馬當從

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  
 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而漢始

築令居以西徐廣曰  
禺金城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

發使抵安息奄蔡犂軒條枝身毒國而天子好宛馬

使者相望於道諸使外國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  
人人所齎操大放博望侯時其後益習而衰少焉漢  
率一歲中使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  
者數歲而反是時漢既滅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請吏  
入朝於是置益州越雋牂牁河沈黎汶山郡欲地接以  
前通大夏李奇曰欲地界乃遣使柏始昌呂越人等  
歲十餘一出此初郡抵大夏皆復閉昆明為所殺奪  
幣財絀莫能通至大夏焉於是漢發三輔罪人因巴  
蜀士數萬人遣兩將軍郭昌衛廣等往擊昆明之遮  
使者徐廣曰元封二年斬首虜數萬人而去其後遣使昆明

日九十五十八

文十八

世五百

復為寇竟莫能得通而北道酒泉抵大夏使者既多  
而外國益厭漢幣不肯其物自博望侯開外國道以  
尊貴其後從吏卒皆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  
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往聽其言予節募吏民毋  
問所從來為具備人衆遣之以廣其道來還不能毋  
復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為其習之取復案致重罪  
以激怒令贖復求使使端無窮而北其吏卒亦  
以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小者為副故妄  
言無行之徒皆爭效之其使皆實入子私賂官齎物  
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

重

服虔曰漢使言於外國人人輕重不實如

度漢兵

淳曰外國人人自言數為漢使詐信易

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之絕積怨至

徐廣曰當空道

劫漢

相攻擊而樓蘭姑師小國耳

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時時遮擊使西國者使

者爭徧言外國災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

以故遣從驃侯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至匈河

水欲以擊胡胡皆去其明年擊姑師破奴與輕騎七

百餘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舉兵威以困烏孫

徐廣曰元封三年

王恢數使

大宛之屬還封破奴為浞野侯

為樓蘭所苦言天子天子發兵令恢佐破奴擊破之

元封四年

封浩侯

於是酒泉列亭鄣

封恢為浩侯

徐廣曰捕得車師王

至玉門矣

韋昭曰玉門關在龍勒界

烏孫以千匹馬聘漢女漢遣

宗室女江都翁主

漢書曰江都翁主

往妻烏孫王昆莫

以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為左夫人

昆莫曰我老乃令其孫少娶妻翁主烏孫多馬其富

人至有四五千匹馬初漢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將二

萬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千

城人民相屬甚多漢使還而後發使隨漢使來觀漢

廣大以大馬卵及黎軒善眩人獻于漢及宛西小國

驩潛大益宛東姑師打采蘇薤之屬皆隨漢使獻見

天子天子大悅而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崑崙山多  
玉石采來葬曰漢使采取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  
山曰崑崙云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乃悉從外國客  
大都多人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饒給之以  
覽示漢富厚焉於是大轂抵出奇獻諸怪物多聚觀  
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名倉厚府載之  
積見漢之廣大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轂抵哥  
歲增變甚盛大興自此始西北外國使更來更去  
宛以西皆自以遠尚驕恣晏然未可誦以漢之盛而  
使也自烏孫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匈奴因月氏也  
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則國國傳送食不敢留苦及至  
漢使非出幣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騎用所以然者遠  
漢而漢多財物故必市乃得所欲然以畏匈奴於漢  
使焉宛左右以蒲陶爲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  
數十歲不敗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  
天子始種苜蓿蒲陶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衆  
則離宮別觀旁盡種蒲陶苜蓿自宛以西至  
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抵風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  
鬚頰善市買爭分銖俗卑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  
決正其地皆無絲漆不知鑄錢器及漢使二卒降教

鑄作他兵器得漢黃白金輒以為器不用為幣而漢

使者往既多其少從率多進熟於天子

漢書音義曰進熟美語如

成熟者

言曰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天子

既好宛馬聞之甘心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

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漢去

我遠而鹽水中數敗

服虔曰水名道從外水中如淳曰道絕遠無穀草

出其

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乏食者

多漢使數百人為輩來而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

致大軍乎無奈我何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

漢使漢使怒妄言

如淳曰罵詈

推金馬而去宛貴人怒曰

三十八小三十七

文十八

三十八

一

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遮攻殺漢使

取其財物於是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

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強弩射之即盡虜破宛

矣天子已嘗使浞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

王以定漢等言為然而欲侯寵姬李氏拜李廣利為

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

往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趙始成

為軍正故浩侯王恢使導軍而李咳為校尉制軍事

是歲太初元年也而關東蝗大起蜚西至數煙貳師

將軍軍既西過鹽水當道小國恐各堅城守不肯給



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都  
成士全者不過數千皆飢罷攻都成郁成大破之所  
殺傷甚衆貳師將軍與哆始成等計至都成尚不能  
舉況至其王都乎引兵而還往來二歲還至敦煌士  
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

患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天子聞

之大怒而使使遮王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

恐因留敦煌其夏漢亡浞野之兵二萬餘於匈奴徐廣

曰大初二年趙破奴為浚稽將軍二萬騎擊匈奴不還也公卿及議者皆願罷擊

宛軍專力攻胡天子已業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

大三、六十七、六十七、六十八、三十九

大夏之屬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命頭易苦漢

使矣晉灼曰為外國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

等赦囚徒材官益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敦煌

者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二萬餘匹驢騾

橐他以萬數多齎糧兵弩其設天下騷動傳相奉伐

宛凡五十餘校尉宛王城中無井皆汲城外流水於

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徐廣曰空一作亢蓋以水

蕩敗其城也言空者令城中渴乏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

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如淳曰立二縣以衛邊也或曰置二部都尉以衛酒泉

而發天下七科適及載糒給貳師轉車人徒相連屬

至敦煌而拜晉馬者二人爲執驅校尉備破宛擇取其  
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而所至小國莫不迎出  
食給軍至命頭命頭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  
行至宛城漢兵到者二萬人宛兵迎擊漢兵射敗之  
宛走入葆乘其城貳師兵欲行攻郁成恐留行而令宛  
益生詐乃先至宛決其水源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  
城攻之四十餘日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宛大  
恐走入中城宛貴人相與謀曰漢所爲攻宛以王母  
寡匿善馬而殺漢使人公王母寡而出善馬漢兵宜  
解即不解乃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爲然共

殺其王母寡持其頭追貴人使貳師約曰漢毋攻我  
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盡殺善馬  
而康居之擾且至至我居內而康居居外與漢軍戰  
漢軍孰計之何從是時康居候視漢兵漢兵尚盛不敢  
進貳師與趙始成李哆等計聞宛城中新得秦人知  
穿井而其內食尚多所爲來誅首惡者母寡母寡頭  
已至如此而不許解兵則堅守而康居候漢罷而來救  
宛破漢軍必矣軍吏皆以爲然遂之約宛乃出其善  
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以給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  
十匹中馬以下牝牝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待遇

漢使善者名昧蔡以為宛王與盟而罷兵終不得入中城乃罷而引歸初貳師起敦煌西以為人多道上國不能食乃分為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馮臚壺充國等千餘人別到郁成郁成城守不肯給食其軍王申生去大軍二百里偵而輕之責郁成郁成食不肯出窺知申生軍少晨用三千人攻殺申生等軍破數人脫去走貳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乃出郁成王予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大將軍四人相謂曰郁成王漢國所毒今生將去卒失大事欲殺莫敢先擊上邽騎士趙弟最少拔劍擊之斬郁成王齎頭弟桀等逐及大將軍初貳師後行天子使使告烏孫大發兵并力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貳師將軍之東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軍入獻見天子因以為質焉貳師之伐宛也而軍正趙始成力戰功最多及上官桀敢深入李哆為謀計軍入玉門者萬餘人軍馬千餘及貳師後行軍非乏食戰死不能多而將吏貪多不愛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衆天子為萬里而伐宛不錄過封廣利為海西侯又封身斬郁成王者騎士趙弟為新

時侯軍正趙始成爲光祿大夫上官桀爲少府李哆爲上黨太守軍官吏爲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者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以適過行者皆絀其勞士卒賜直四萬金伐宛再反凡四歲而得罷焉漢已伐宛立昧蔡爲宛王而去歲餘宛貴人以其爲昧蔡善設使我國遇屠乃相與殺昧蔡立母寡昆弟曰蟬封爲宛王而遣其子入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以鎮撫之而漢發使十餘輩至宛西諸外國求奇物因風覽以伐宛之威德而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鹽水往往有亭而命頭有田卒數百人

三言六十五五十一

文十八

四二章

因置使者護田積粟以給使外國者

### 叙竇灌田蚡之爭

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待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

蘇林曰二人相倚引繩直之意批根竇客去之者不與交通孟康曰根括引繩以持彈

灌夫亦

薦達爲聲勢

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

灌夫有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

侯漢書曰灌夫字仲孺

會仲孺有服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况

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爲解請語魏其侯帳具將軍旦

日蚤臨武安許諾灌夫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  
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酒夜灑掃早帳具至旦平明  
令門下候伺至日中丞相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  
豈忘之哉灌夫不懌曰夫以服請宜往乃駕自往迎  
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尚卧  
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  
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鄂謝曰吾昨日醉忽忘  
與仲孺言乃駕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  
起舞屬丞相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魏其乃扶  
灌夫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驩而去丞相嘗使

大正九十八小十四

史八十一人

四三章

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僕雖棄將軍雖  
貴寧可以勢奪乎不許灌夫聞怒罵籍福籍福惡兩  
人有郗乃謾自好謝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  
之已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  
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  
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怨灌夫  
魏其元光四年春徐廣曰疑此當是三年也其說在後丞相言灌夫家  
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  
亦持丞相陰事為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  
闕遂止俱解夏丞相取燕王以爲夫人有太后詔召

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郟魏其曰事已解莫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為壽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為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勝席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安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徐廣曰灌嬰一作畢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

臨汝侯徐廣曰灌嬰孫名賢也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

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

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乃效女兒咕嗙耳語諺昭曰漢書音義

日小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得尉  
東宮程不識為西宮如淳曰李將軍李廣也灌夫曰今日斬頭陷胷何知

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去麾灌夫出武

安遂怒曰此去騎灌夫罪乃令騎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為謝案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武

安乃麾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劫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遂案其前事言其先事

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魏其侯大怨為其後與

客請莫能解武安吏皆為耳目請灌夫

遂不得告言武安陰事魏其統身為灌夫入諫

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寧可救邪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籍出書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辯之魏其之東朝成相准人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他事誣罪之武安又益毀灌夫所為橫恣罪逆不道魏其度不可奈何因言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為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蚡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桀壯士與論議腹誅而心謗不仰視天而俯畫地碎

視兩宮間

徐廣曰蚡音芳  
細反見音請

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

臣乃不如魏其等所為於是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無二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傾川凌轢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枝大必折入於股不折必披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無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辭皆責校尉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徒論句趣

效轅下駒吾并斬若屬矣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矣且帝寧能為石人邪此特帝在即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上謝曰俱宗室外家故廷辯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為二分別言兩人事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秃翁何為首鼠兩端

漢書音義曰秃老公言嬰無官位板換也

首鼠一前韓御史良父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夫魏一欲也

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

大三百九十八

卷之六十八

四六章

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愧杜門辭言曰殺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安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魏其所言灌夫頗不讎欺謾劾繫都司空孝景時魏其常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且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曰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魏其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人之幸得復召見書奏上而案尚書大行無遺詔詔魏其復其家

其家家丞封漢書音義曰以乃劾魏其矯詔

當棄市五年十月悉論灌夫及家屬魏其長乃聞



聞即患病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魏其復食治

病議定不死矣乃有蜚語為惡言聞上張晏曰蚘偽

之語故以十二月晦徐廣曰疑非十二月也也論藥

市渭城其春武安侯病專呼服謝罪漢書音義曰言

也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